

『快！趁我手還熱着的時候！』他說着將手接在兒子臉上：『是國王握過了我的呢！』他夢也似地茫然目送那已走遠了的馬車，立在對他驚異向他瞪視的羣衆中。羣衆中紛紛在說：『這人是曾隸屬於四十九聯隊的四大隊的。』『他是軍人，和國王認識的。』『國王還不忘記他呢。』『所以向他伸出手來的。』最後有一人高聲地說：『他把不知甚麼請願書向國王提出了哩。』

『不！』老可萊諦不覺回頭來說：『我並不提出甚麼請願書，國王有用得到我的時候，無論何時，我另外預備着可以貢獻的東西哩！』

大家都張了眼看他。

『那就是這熱血啊！』他簡直地說。

幼 兒 院

四 日

昨日朝餐後，母親依約帶了我到幼兒院去，這是因為要把潑來可西的妹子向院長囑託的緣故。我還未曾到過幼兒院，那情形真是有趣。小孩共約二百人，男女都有。都是很小小很小的孩子。和他們去比，就是國民小學的學生，也成了大人了。

我們去的時候，小孩們正排成了二列進食堂去。食堂裏擺着兩列長桌，桌上鏤有許多小孔，孔上安着盛着飯和豆的黑色小盤。錫製的瓢擺在旁邊。他們進去的時候，有忙亂了弄不清方向的，先生們過去領帶他們。其中有的走到一個位置旁，就以爲是自己的坐位，停住了就用瓢去取食物，先生走來，說『再過去！』走了四步五步，又去取食一瓢。先生再來叫他走上去，等真到了自己的坐位時，已喫了半個人的食料了。先生們用盡了力，整頓他們，開始祈禱。祈禱的時候，頭不許對着食物的，他們心爲食物所繫，總常拉轉項頸來看後面大家合着手，眼對着屋頂，心不在焉地述畢祈禱的話，才開始就食。啊！那種可愛的光景，真是少有！有拿了兩個瓢喫的，有用手喫的，將豆一粒一粒地裝入袋裏去的也有許多，用小圍裙將豆包了捏得漿糊樣的也有，有的看着蒼蠅飛，有的因爲鄰席的咳起來把食物噴散桌上，竟一口不喫。室中光景好像養

着鷄鳥的園庭，真是可愛。小小的孩子，都用了赤綠或青的絲帶結着髮，排成二列坐着，真好看哩！一位先生向着一列坐着的八個小孩問『米是從那里來的！』八人一壁嚼着食物，一壁齊了聲說：『從水裏來的。』向他說『舉手！』那數月前還在襁褓中裹着的手一齊飛上，閃閃地好像白蝴蝶。

這以後，是出去休息。在走出食堂以前，大家照例各取掛在壁間的小食盒。一等走出食堂就四方散開，各從盒中把麵包呀、牛油小塊呀、煮熟的蛋呀、小蘋果呀、熟豌豆呀或是雞肉呀取出。一霎時，庭間到處都是麵包屑，全然像餵餌給小鳥時的光景。他們有種種可笑的喫法：有的像兔，貓或鼠樣地嚼嘗或吸呷，有的把飯塗抹在胸間，有的用小拳把牛油捏糊了，像乳汁似滴到袖裏去，自己仍不覺得。還有許多小孩們，把那銜着蘋果或麵包的小孩，像狗樣地環趕着。又有三個小孩用草莖在蛋中挖掘，說要發掘寶貝哩。後來把蛋的一半傾在地上，再一粒粒地拾起，好像是在拾珍珠的樣子。小孩之中，只要有一人拿着甚麼好東西，大家就把他圍住了，窺井似地去張他的食盒。一個拿着糖的小孩旁邊，圍着二十多個人，共在唧唧噥噥地說得不休，有

的要他抹些在自己的麵包上，也有只求用指去嘗點的。

母親走到庭裏，一個個地去撫摸他們。於是大家就圍集在母親身旁，要求接吻，都像望三層樓似地把頭仰了，口中呀呀作聲，情形似在索乳。有想將已喫過的橘子送與母親的，有剝了小麵包的皮給母親的。一個女孩拿了一片樹葉來，另外還有一個很鄭重地把食指伸到母親前面，看時，原來那指上有着小得不十分看得出的疤，據說是昨晚在燭上燙傷了的。又有拿了小蟲呀、破的軟木塞子呀、襯衫的鈕扣呀、小花呀等類的東西，很鄭重地來給母親看的。一個頭上縛着綳帶的小孩，說有話對母親說，不知說了些甚麼。還有一個請母親伏倒頭去，把口附着母親的耳朵，輕輕地說『我的父親是做刷帚的哩。』

事件這里那里地發生，先生們走來走去照料他們。有因解不散手帕的結子哭着的，有兩人因了奪半個蘋果相關的，有因和椅子一處翻倒了爬不起來哭着的。

將回來的時候，母親把他們裏面的三四個人，各去抱了一會。於是大家就從四面集來，臉上滿塗了蛋黃或是橘子汁，圍着求抱。一個拉牢了母親的手，一個拉牢了母親的指頭，說要看

指上的戒指。還有來扳錶練的，拉頭髮的。

『當心被他們弄破衣服！』先生和母親說。

可是，母親毫不管衣服的損壞，將他們拉近了與以接吻。他們越集攏來了，在身旁的張了手想爬上身去，在遠一點的掙扎着要擠近來並且齊了聲叫說：

『再會！再會！』

終於，母親逃出了庭間了。小孩們追到欄柵旁，臉當住了柵縫，把小手伸出，紛紛地遞出麵包呀、蘋果片呀、牛油塊呀等東西來。一齊叫說：

『再會，再會！明天再來，再請過來！』

母親又去摸他們花朵似的小手，到走出街上的時候，身上已染滿了麵包粉及許多油跡，衣服也皺得不成樣子了。她手裏握滿了花，眼睛溼着淚光，仍好像很快活的。耳中遠遠地還聽見鳥叫似的聲音：

『再會，再會！再請過來！夫人！』

體操

五日

連日都是好天氣，我們把室內體操停止，在校庭中行器械體操。

昨天，卡隆到校長室裏去的時候，耐利的母親——那個着黑服的白色的婦人——也在那里。要想請求免除耐利的器械體操。她好像很難啓口的樣子，撫着兒子的頭：

『因為這孩子是不能做那樣的事的。』這樣說。

可是，耐利卻似以不加入器械體操為恥，不肯承認這話：

『母親！不要緊，我能夠的。』

母親憫然地默視着兒子，過了一會，躊躇地：

『恐怕別人……』未全說出，就中途止住了。大概她是想說『恐怕別人嘲弄你，很不放心』的。耐利把這話頭攔住，說：


『他們是沒有甚麼的，——況且有卡隆在一處呢！只要有卡隆在，誰都不會笑我的。』

到底耐利加入器械體操了。那個會居過格里波底將軍部下頸上有傷痕的先生，領了我們到那有垂直柱的地方去。今天要攀到柱的頂上，在頂上的平臺上直立。代洛西與可萊諦都猿也似地上去了。潑來可西也敏捷地登上，他那到膝的長上衣，有時有些障礙，但他卻毫不爲意，竟上去了。大家都要想笑他，他只把他那平日的口頭禪『對不住，對不住！』反覆地說。斯帶地上去的時候，臉紅得像火雞，嘴咬緊得像狂犬，一口氣登上。諾瑟斯立在平臺上，像帝王似地驕傲顧盼着。華梯尼着了新製的有水色條紋的運動服，可是中途卻溜落了兩次。

爲要想攀登容易些，大家手裏都擦着樹膠。把這預備來了賣的，不用說是那商人卡洛斐了。他把樹膠弄成了粉，裝入紙袋，每袋賣一銅幣，賺得許多錢。

輪到卡隆了。他行所無事地一壁口裏嚼着饅頭，一壁輕捷地攀登。我想，他即使再帶了一個人，也可以上去的。他真有着像小牛的力呢。

卡隆的後面，就是耐利。當他用了那瘦削的手臂去抱住垂直柱時，有許多人都笑了起來。



這時卡隆把那粗壯的手又在胸前，向着笑的人釘視，其勢汹汹地好像在說，『當心擲倒了你！』這才大家都止了笑。耐利開始上去，他幾乎拚了命，顏色發紫了，呼吸迫促了，汗雨也似地從額上流下。先生說：『下來罷。』可是他仍不下退，無論如何，總想掙扎上去。我很替他危險，怕他中途墜落。啊！如果我變了耐利樣的人，怎樣呢？這光景如果被母親看見了，心裏將怎樣啊！一想到这里，愈覺得耐利可憐，恨不得從下面去推了幫助他。

『上來！上來！耐利用力！一步了！用力！』卡隆與代洛西可萊諦齊了聲喊。耐利吁吁地喘着，用盡了力，爬到離平臺二尺光景的地方。

『好！再一步！用力！』大家叫說。耐利已攀住平臺了，大家都拍手。先生說：『爬上了！好！已可以了。下來罷。』

可是耐利想和別人一樣地到平臺上去。又掙扎了一會，才用手臂靠住了平臺，以後就很容易地移上膝頭，又伸上了腳，結末居然在平臺上直立了，喘着，微笑着，俯視我們。

我們又拍起手來。耐利向街上看，我也向那方向回過頭去，忽然籬間見他母親正俯了頭

不敢仰視哩。母親把頭擡起來了，耐利也下來了，我們大喝彩。耐利臉紅如桃，眼睛閃爍發光，他似乎已不像從前的耐利了。

散學的時候，耐利的母親來接兒子，把兒子抱住了很耽心地問：『怎麼樣了？』兒子的朋友都齊聲回答說：

『做得很好呢！同我們一樣地上去了！——耐利很能幹哩！——很勇哩！——一些都不比別人差。』

這時他母親的快活，真是了不得。她想說甚麼道謝的話，可是口裏說不出來。和其中三四人握了手，又親睦地將手在卡隆肩頭撫了一會，就領了兒子去了。我們目送他們母子二人很快樂地談着回去。

父親的先生

十一日

昨天父親帶我去旅行，真快樂啊！那是這樣的一回事：

前天晚餐時，父親正看着新聞，忽然喫驚似地：

『咿呀！我纔以為在二十年前早已死去了的！我國國民小學一年級的克洛賽諦（Crosetti）先生還活着，今年八十四歲了哩！他做了六十年教員，文部大臣現在給予勳章。六——十一——年呢！你想！並且據說兩年前還在學校教書的啊！可憐的克洛賽諦先生！他現住在從此地乘火車去一小時可到的孔特甫（Condove）地方。安利柯！明天大家去拜望他罷。』

當夜，父親只說那位先生的事。——因為看見舊時先生的名氏，把各種小兒時代的事，從前的朋友，死去了的祖母，也都記憶了起來。父親說：

『克洛賽諦先生！先生教我的時候，正四十歲，先生的狀貌至今還記憶着。是個身材矮小，腰向前稍屈，眼睛炯炯有光，把鬚修剃得很光的先生。他雖是嚴格的人，卻是很好的先生。將我們愛如子弟，常能饒恕我們的過失。他原是農家之子，因自己用功遂做了教員的。真是上品的人哩！我母親很佩服他，父親也會和他要好得和朋友一樣。他不知為甚麼住到這近處來的？現

在即使見了面，恐怕也不認識了，但是不要緊，我是認識他的。已經四十四年不曾相見了，四十四年了哩！安利柯！明天去囉！

昨晨九點鐘，我們坐了火車去。原想叫卡隆同行，他因母親病了，終於不能同往。天氣很好，原野一片綠色，雜花滿樹，火車經過，空氣也噴噴地發香。父親很愉快地望着窗外，一壁用手勾在我的頸上，像和朋友談話似地和我說：

「啊！克洛賽諦先生！除了我父親以外，先生是最初愛我和爲我操心的人了。先生對於我的種種教訓，我現在還記着。因做了不好的行爲被先生叱罵了，悲哀地回來的光景，也還記得。先生的手，是很粗大的，那時先生的神情，都像在我眼前哩！他平常總是靜靜地入了教室，把杖放在室隅，把外套掛在衣鈎上，無論那天，態度都是一樣，總是很真誠很熱心，甚麼事情都用了全副精神，從開學那天起，一直如是。我現在耳朵裏，還像有先生的話聲——勃諦尼（Bottini）啊！勃諦尼啊！要把食指與中指這樣地握住筆幹的囉！」已經四十四年了，先生恐也已與前不同了罷。」

的。
等到了孔特甫，我們去探聽先生的住所，立刻就探聽明白了。原來那里是誰都認識先生

我們出了街市，折過那籬間有花的小路去。

父親默然地似乎在沈思往事，時時微笑了搖着頭。

突然，父親立住了說：『這就是他！一定是他！』一看小路的那邊來了一個帶大麥稈帽的白髮老人！正倚了杖下坂。脚似乎有點蹣，手在那里顫抖。

『果然是他！』父親反覆說了急步前去，到了老人面前，老人也立住了向父親注視。老人面上還有紅彩，眼中露着光輝。父親脫了帽子：

『你就是平善左克洛賽諦先生嗎？』

老人也把帽子去了：

『是的。』用了顫動而粗大的聲音答說。

『啊！那末！』父親握了先生的手。『對不起！我是從前受教於先生的舊學生。先生好嗎？今

天是從丘林專來拜望的。』

老人驚異地注視着父親：

『那是難爲你！我不知道，你是哪時候的學生？對不起！你名氏是——』

父親把亞爾培脫勃諦尼的姓名及曾在何時何地的學校說明了以後，又說，『難怪先生記不起來，但是，我是總記得先生的。』

老人垂了頭沈思了一會，把父親的名氏念了三四次，父親只是微笑地向先生看。忽而，老人擡起頭來，眼睛張得大大地，徐徐地：

『亞爾培脫勃諦尼技師勃諦尼君的兒子？曾住在配寨代拉孔沙拉泰 (Piazza Della Consolata) 的？』

『是的。』父親答說着伸出手去。

『原來如此！那是真對不起！』老人說了跨步過來抱住父親，那白髮正垂在父親的髮上。父親把自己的頰貼住了先生的頸。

『請隨我到這邊來！』老人說着移步向自己住所走去。不久，我們走到小屋前面的一個花園裏。老人開了自己的室門，引導我們入內。四壁粉得雪白，室的一隅擺着小牀，別一隅排着檯子和書架。椅子四張，壁上懸着的是舊地圖。室中充滿了蘋果的香氣。

『勃諦尼君！』先生注視着受着日光的地板說。『啊！我還很記得呢！你母親是個很好的人，你在一年級的時候，是坐在那窗口左側的位置上的。慢點！是了，是了！你那皺縮的頭髮，還如在眼前哩！』

先生又追憶了一會：

『你曾是個活潑的孩子，非常地。不是嗎？在二年級的那年，曾患過喉痛的病，回到學校來的時候，非常消瘦，是裹在圍巾中來的，到現在已四十年了。居然不忘記我，真難得你！舊學生來訪我的很多，其中有做了大佐了的，做牧師的也有好幾個，此外，還有許多已做了紳士的。』

先生問詢了父親的職業，又說：『我真快活！謝謝你！近來已少有人來訪問我了，你恐怕是最後的人了罷！』

「哪里！你還康健呢！請勿要說這樣的話！」父親說。

「不，不！你看！手這樣地顫動着呢！這是很不好的！三年前患了這毛病，那時還在學校就職，初時也不注意，總以為就會全愈的。不料，竟漸漸重了起來，終於字都不能寫了。啊！那一天，我從做教師以來第一次把墨水流落在學生筆記簿上的那一天，真是穿胸似地難過啊！雖然如此，總還是暫時支持着。後來，力真盡了，遂於做教師的第六十年，與我的學校，我的學生，我的事業分別，真難過啊！在最後授課那天，學生一直送我到家裏，還戀戀不捨。我悲哀之極，以為我的生涯也從此完了！不幸，妻適在前一年亡過，一個獨子，也跟着不久死別了，現在只有兩個做農夫的孫子，靠了些許的年金，終日無所事事。日子長長地好像竟是不會夜！我現在的工作，每日只是重讀以前學校裏的書，或是翻讀日記，或是閱讀別人送給我的書。在這裡呢。」說着指書架：「這是我的記錄，我的全生涯都在裏面。除此以外，我沒有留在世界上的東西了！」

到了這里，先生突然帶着快樂的調子：

「是的！嚇你一跳罷！勃諦尼君！」說着走到書桌旁把那長抽屜打開。其中有許多紙束，都

用細細的繩縛着的。上面一一記着年月。翻尋了好一會，取了一束打開。翻出一張黃色的紙來，遞給父親。這是四十年前父親的成績。

紙的頂上，記着『聽寫，一八三八年四月三日，亞爾培脫勃諦尼』等字樣。父親把這寫着大形的小孩筆迹的字的紙片，帶笑讀着，可是眼中就浮出淚來。我立起來問是什麼，父親一手抱住了我：

『你看這紙！這是，母親給我修改過的。母親常替我在這種處所修改，最後一行。全是母親給我寫的。我疲勞了睡着在那里的時候，母親仿了我的筆迹替我寫的。』父親說了在紙上接吻。

先生又拿出別的一束來。

『你看！這是我的紀念品。每學年，我把各學生的成績各取一紙這樣地留藏着。其中記有月日，是依了順序排列在這里的。把這打開了，一一翻閱，心裏就追憶起許多的事情來，好像我已回復到那時的光景了。啊！已有許多年數了，卻是一把眼睛閉攏，就像有許多的孩子，許多的

班級在眼前。那些孩子，有的已經死去了罷，許多孩子的事情，我都記得，像最好的和最壞的，格外明白地記得，使我快樂的孩子，使我傷心的孩子，這是尤加不會忘記的。許多孩子之中，很有壞的哩！但是，我好像是在別一世界，無論壞的好的，在我都是同樣地愛他們。」

先生說了重新坐下，握住我的手。

「如何？還記得我那時的惡戲嗎？」父親笑着說。

「你嗎？」老人也笑了。「不，並沒記得有甚麼。你原也算是淘氣的。不過，你是個伶俐的孩子，並且在年齡的比例上，也大得快了一點。記得你母親會很愛你哩。這姑且不提，啊！今天你來得很難得，謝謝你！難為你在煩忙中還能來訪我這衰老的苦教師！」

「克洛賽諦先生！」父親用了很高興的聲音說，「我還記得母親第一次領我到學校裏去的光景。母親和我離開兩點鐘之久，是那時開始的。那時母親覺得似乎將我從自己手裏交付了別人，母子就從此分離了，心裏很是悲哀，我也很是難過。在窗上和母親說再會的時候，我眼中會充滿了眼淚。這時先生用手招呼我，先生那時的姿勢，臉色，都好像似洞悉了母親的心

情的。先生那時的眼色，好像在說「不要緊！」我看了那時先生的神情，就明白知道先生是保護我的。饒恕我的。那時的先生的樣子，我不會忘記，永遠在我心裏雕刻了留存着哩。今天把我從丘林拉到此地來的就是這個記憶。因為要想在四十四年後的今天，再見見先生，向先生道謝，所以來的。」

先生不作聲，只用了那顫抖着的手撫摸我的頭。那手從頭頂移到額側，又移到肩上。

父親環視室內。粗糙的牆壁，粗製的臥榻，些許的麵包，窗間擱着小小的油壺。父親見了這些，似乎在說：『啊！可憐的先生！勤勞了六十年，所得的報酬，只是這些嗎？』

可是，老先生卻自己滿足着。他高高興興地和父親談着我家裏的事，從前的先生們和父親同學們的情形，話頭總不會完。父親想攔住先生的話頭，請他同到街上午餐去。先生只一味說謝謝，似乎遲疑不決。父親執了先生的手，催促就去。先生於是：

『但是，我如何可以喫東西囉！手這樣地顫動着，恐怕妨害別人呢！』

『先生！這是會幫助你的。』先生見父親這樣說，也就應允。微笑着搖頭。

『今天好天氣啊！』老人一壁關門一壁說：『真是好天氣。諦尼君！我一生不會忘了今天這一天呢！』

父親攙着先生，先生攜了我的手，同下坂去。途中遇見攜手走着的兩個赤足的少女，又遇見擔草的男孩子。據先生說，那是三年級的學生，午前在牧場或田野勞作，飯後是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已經正午，我們進了街上某餐館，三人圍坐了大食桌午餐。

先生很快樂，可是因快樂的緣故，手卻愈顫動，幾乎不能喫東西了。父親代他割肉，代他切麵包，或是代他把鹽加在盆裏。湯是用玻璃杯盛了捧着飲的，可是仍還是軋軋地障着牙齒呢。先生不斷地談說，甚麼青年時代讀過的書呀，現在社會上的新聞呀，自己被先輩稱揚過的事呀，現代的制度呀，種種都說。他微紅了臉，少年人似地快樂笑談。父親也怡然微笑了看着先生，那神情和平日在家裏一壁想着事情一壁注視着我的時候一樣。

先生打翻了酒，父親立起來用食巾替他拭乾。先生笑了說：『啞呀！啞呀！這是對不起你！』後來，先生用了那顫動着的手舉起杯來，鄭重地：

『技師！爲了祝你與哥兒的健康，爲了對於你母親的紀念，乾了這杯！』

『先生！祝你的健康！』父親回答了握先生的手。那在室隅的餐館主人和侍者們都向我們看。他們見了這師弟的情愛，似乎也很感動。

兩點鐘以後，我們出了餐館。先生說要送我們到車站，父親又去攙他。先生仍攜着我的手，我代先生取了杖走。街上行人有的立了看我們，本地人都認識先生，和他招呼。

在街上走着。從前面窗口流出小孩的書聲來，老人立住了悲哀地：

『勃諦尼君！這最使我傷心！一聽到學生的讀書聲，就想到我已不在學校，另有別人代我在那里；不覺悲傷起來了！那個，那個是我六十年來聽熟了的音樂，我曾很歡喜他的。我好像已與家族分離，一個小孩都沒有了的人了！』

『不，先生！』父親說着又開步前行。『先生有許多的孩子呢！那許多孩子都散在世界上，和我一樣地都記憶着先生呢！』

先生悲傷地：

『不，不！我已沒有學校沒有孩子了！沒有孩子，是不能生存的。我的末日，大約就到了罷！』

『請勿說這樣的話！先生已做過許多好事，把一生用在很高尚的事情上了！』

老先生把那白髮的頭靠在父親肩上，又把我的手緊緊握住。到車站時，火車快要開了。

『再會！先生！』父親在老人頰上接吻告別。

『再會！謝謝你！再會！』老人說了把父親的一手用自己的顫動着的兩手夾住了貼到胸

前去。

我去與老先生接吻時，老先生的臉上已溼了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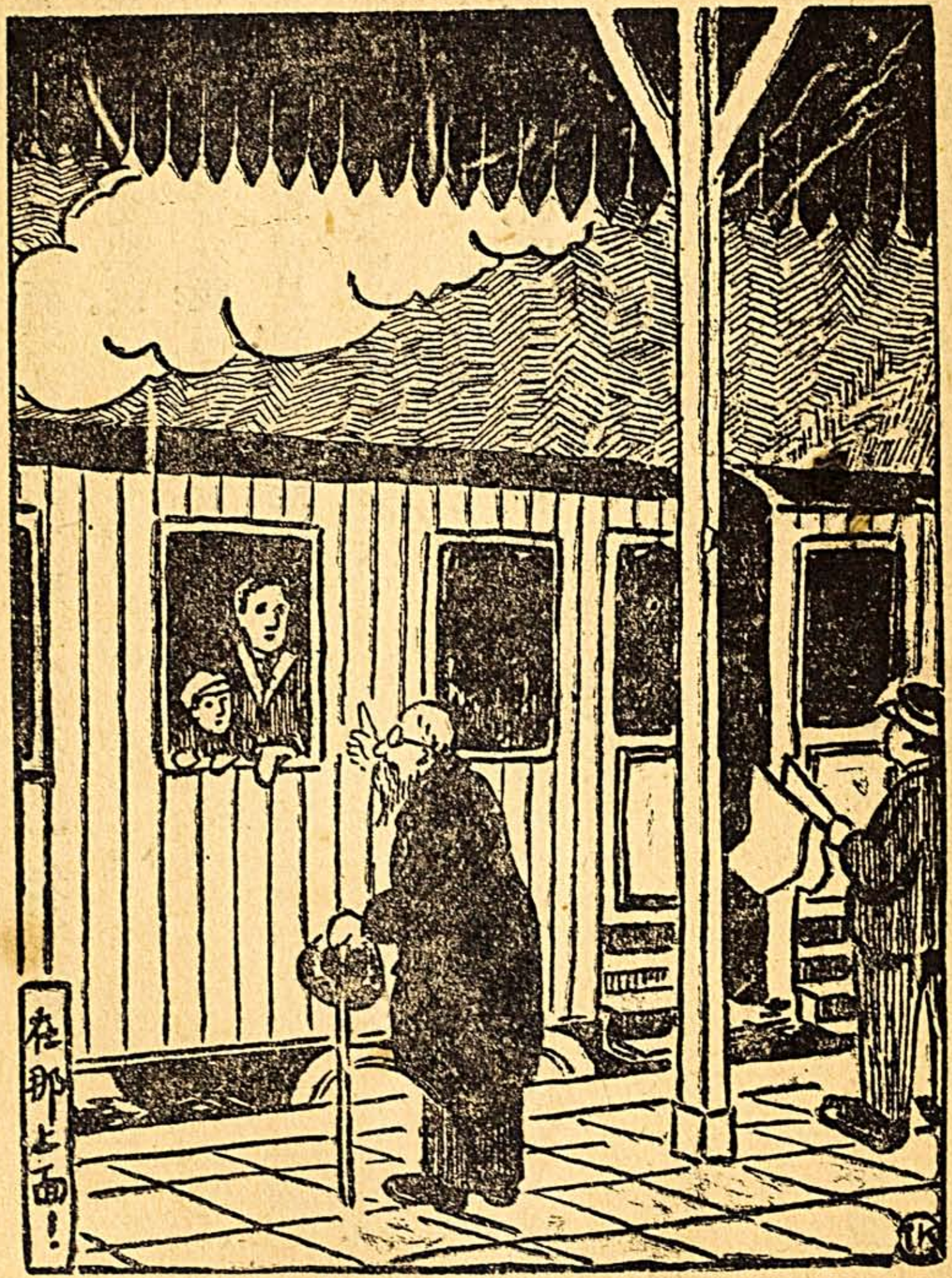
父親把我先推入車內。待車要開動的時候，從老人的手中取過杖來，把自己執着的鑲着

銀頭刻有自己名氏的華美的杖換了過去，說：

『請取了這個，當作我的紀念！』

老人正想推辭不受，父親已跳入車裏，把車門關了。

『再會！先生！』父親說。



在那上面!

UK

『再會！你已給與這窮老人以慰藉了！願上帝保佑你！』先生於車將動時說。
『再相見罷！』父親說。

先生搖着頭，好像在說：『恐不能再相見了哩！』

『再可相見的，再相見罷！』父親反覆着說。

先生把顫着的手高高地舉起，指着天：

『在那上面！』

於是，先生的形影，就在那擎着手的瞬間不見了。

全 愈

二十日

和父親作了快樂的旅行回來，十日之中，竟不能見天地，這真是做夢也料不到的事情。我
在這幾日間，病得幾乎沒有了命了。只朦朧地記得母親曾啜泣，父親曾蒼白了臉守着我，雪爾

維姊姊和弟弟低聲地談着。那戴眼鏡的醫生守在牀前，雖曾向我說着甚麼，但我全不明白。只差一些，我已要和這世別離了。其中有三四天，甚麼都茫然，像在做黑暗苦痛的夢！記得我二年級時的女先生曾到牀前，把手帕遮住自己的咳嗽。我的先生曾彎下上身和我接吻，我臉上被鬚觸着覺痛。克洛西的紅髮，代洛西的金髮，以及着黑服的格拉勃利亞少年，都好像在雲霧中看見。卡隆曾拿了一個帶葉的夏橘子來贈我，因母親有病，記得就回去了。

等到從長夢中醒來，神志清了，見父親母親在微笑，雪爾維姊姊在低聲唱歌，我才知道自己的病已大好了。啊！真是可悲的惡夢啊！

從此以後，就每日轉好。等『小石匠』來裝兔臉給我，我才開笑臉。那孩子從病以後，臉孔長了許多。兔臉比以前似乎裝得更像了。可萊諦也來，卡洛斐來時，把他正在經營的小刀的彩票，送了我兩條。昨天我睡着的時候，潑來可西來，據說將我的手在自己的頰上觸了一下。就去了。他是才從鐵工場出來的，臉上染着煤炭，我袖上也因而留下黑跡。我醒來見了很是快活。數日之間。樹葉又綠了許多。從窗口望去，見孩子們都挾了書到學校去，我真是羨殺！我也

快要回到學校裏去了，我想快些去見見全體同學，看着自己的坐位，學校的庭院，以及街市的光景，想聽聽在我病的期內所發現的新聞，又想去翻閱翻閱筆記簿和書籍。都好像已有一年不見了哩。我母親可憐已瘦得蒼白了！父親也很疲勞着！來望我的親切的朋友們，都跑近來與我接吻。啊！一想到將來有與這許多朋友別開的時候，現在就在悲傷起來。我大約是可以和代洛西同入高等的學校的，其餘的朋友們怎樣呢？五年級完了以後，就大家別離，從此以後，不能再相會了罷！遇到疾病的時候，也不能再在牀前看見他們了罷！——卡隆、潑來可西、可萊諦，都是很親切很要好的朋友。——可是都不長久！

勞動者中有朋友

二十日

安利柯！爲甚麼『不長久』呢？你修畢了五年級入中學去，他們入勞動界去。數年之中，彼此都居同一市內，爲甚麼不能相見呢？你即使進了高等學校或大學，到工場裏去訪

問他們，不就可以了嗎？在工場中與舊友相見，是多麼快樂的事啊！

可萊諦和潑來可西無論在甚麼地方，你都可以去訪問他們的。都可以到他們那里去學習種種的事情的。如何倘若你和他們不繼續交際，那末，你將來就要不能得着這樣的友人——和自己階級不同的友人。到那時候，你就只能在一階級中生活了。只在一階級中交際的人，恰和只讀一冊書籍的學生一樣。

所以，要決心和這些朋友永遠繼續交際啊！並且從現在起，就要注意了多和勞動者的子弟交遊。上流社會好像將校，下流社會是兵士。社會和軍隊一樣，兵士並不比將校賤。貴賤在能力，並不在於俸錢；在勇氣，並不在階級。論理，正唯其兵士與勞動者自己受報酬少，就愈可貴。所以，你在朋友之中，對於勞動者的兒子，應該特別敬愛，對於他們父母的勞力與犧牲，應該表示尊敬。不應只着眼於財產與階級的高下。因財產與階級的高下來分別人，真是鄙賤的心情。救濟我國的神聖的血液，是從工場田園的勞動者的脈管中流溢出來的。要愛卡隆、可萊諦、潑來可西、『小石匠』啊！他們的胸裏，宿着高尙的靈魂哩！將來

命運無論怎樣變動，決不忘了這少年時代的友誼：從今日就須這樣自誓。再過了四十年，到車站時，如果見卡隆黑黑了臉，穿着司機的衣服，你即使做着貴族院議員，也應立刻跑到車頭上去，將手勾在他的頸上。我相信你一定會如此的。

——父親——

卡隆的母親

二十八日

我回到學校裏去，最初聽見的是一个惡消息，卡隆因母親大病，缺席了好幾天。終於，他母親於前禮拜六那天逝世了。昨天早晨我們一走進教室，先生對我們說：

『卡隆遭遇了莫大的不幸了！母親死去了！他明天大約要回到學校裏來的，望你們大家同情於他的苦痛，他進教室來的時候，要親切丁寧地招呼安慰他，不許說戲言或向他笑！』

今天早晨，卡隆略遲了一刻來了。我見了他，心裏好像塞住了甚麼。他臉孔瘦削了，眼睛紅

紅地，兩腳顫悸着，似乎自己生了一個月的大的樣子。全身換了黑服，差不多一眼認不出他是卡隆來。同學都屏了氣向他注視。他進了教室以後，似乎記到了母親每日來接他，從椅子背後看他，種種地注意他的情形，忍不住就哭了起來。先生攜他過去，將他貼在胸前：

『哭罷！哭罷！苦孩子！但是不要灰心！你母親已不在這世界了，但是，仍在照顧着你，仍在愛你，仍在你身旁呢。你會有時再與母親相見罷，因為你有着和母親一樣的正直的精神。啊！你要自己珍重啊！』

這樣說了，領他坐在我旁邊的位上。我不忍去看卡隆的臉孔。卡隆取出自己的筆記簿和久不翻了的書來看，翻到前次母親送他來的時候折着作記的地方，又掩面哭泣起來。先生向我們使眼色，暫時不去理他，管自上課。我雖想對卡隆說句話，可是不知說甚麼好，只將手搭在卡隆肩上，低聲地這樣說：

『卡隆！不要哭了啊！』

卡隆不回答甚麼，只是在桌上伏倒了頭，把手加到我的肩上來。散課以後，大家都默着恭

敬地集在他周圍。我因看見我母親來了，就跑過去想求撫抱。母親將我推開，只是看着卡隆。我莫名其妙，及見卡隆獨自立在那裏，默不作聲，悲哀地看着我，那神情好像在說：

『你有母親來抱你，我已不能夠了！你有母親，我已沒有了！』

我才悟到母親推開我的緣故，就不待母親攜我，自己出去了。

寇塞貝馬志尼

二十九日

今天早晨，卡隆仍是蒼白了臉紅腫了眼來。我們當作唁禮替他堆在桌上的物品，他顧也不顧。先生另外拿了一本書來說是預備念給卡隆聽的。他先向我們通知說：明天要授與勳章給前次在濮河（Po）救起小孩的少年了，午後一時，大家到市政所去參觀，禮拜一就作一篇參觀記當作這月的每月例話。通告畢，又向着那垂着頭的卡隆說：

『卡隆！今天請忍耐了把我以下所講的話和大家一齊筆記了。』我們都捏起筆來，先生

就開始講：

『寇塞貝馬志尼 (Giuseppe Mazzini)，千八百五年生於熱那亞，千八百七十二年死於辟沙 (Pisa)。是個偉大的愛國家，大文豪，又是意大利改革的先驅者。他爲愛國精神所驅，四十年中與貧苦奮鬥，甘受放逐迫害，寧爲亡命者，不肯變更自己的主義與決心。他非常敬愛母親，將自己高尚純潔的精神，全歸功於母親的感化。他有一個知友，喪了母親，不勝哀痛，他貽書慰唁。以下所列的，就是他書中的原文。』

『朋友！你在這世已不能再見你的母親了。這實是可戰慄的事。我目前不忍看見你，因爲你現在正在誰都難免而且非超越不可的神聖的悲哀之中。『悲哀非超越不可，』你了解我這話嗎？在悲哀的一面，有不能改善我們的精神而反使之陷於柔弱卑屈的東西。我們對於悲哀的這一部分，當戰勝而超越他。悲哀的別一面，有着使我們精神高尚偉大的東西。這部分是應該永遠保存，決不可棄去的。在這世界上最可愛的莫過於母親，在這世界所給你的無論是悲哀或是喜悅之中，你都不會忘了你的母親罷。但是，你要紀念

母親，敬愛母親，哀痛母親的死，不可辜負你母親的心。啊！朋友！試聽我言！死這東西，是不存在的。這是空無所有，連瞭解都不可能東西。生是生，是依從生命的法則的。而生命的法則就是進步。你昨日在這世有母親，你今日隨處有天使。凡是善良的東西，都有加增的能力，會做這世的生命，永不消滅。你母親的愛，不也是如此嗎？你母親要比以前更愛你啊！因此之故，你對於母親，也就有比前更重的責任了。你在他界能否與母親相會，完全要看你自己的行為如何。所以，應因了愛慕母親的心情，愈改善自己，以安慰母親的靈魂。以後你無論行何事，常須自己反省：「這是否母親所喜的？」母親的死去，實替你在這世遺留了一個守護神。你以後一生的行事，都非和這守護神商量不可。要剛毅！要勇敢！和失望與憂愁奮鬥！在大苦惱之中維持精神的平靜！因為這是母親所喜的。」

先生再斷續着說：

「卡隆！要剛毅！要平靜！這是你母親所喜的。懂了嗎？」

卡隆點頭，大粒的淚珠，簌簌地落下在手背上，筆記簿上和桌上。

少年受勳章（每月例話）

午後一時，先生領了我們到市政所去。參觀授與勳章給前次在濮河救起小孩的少年。

大門上飄着大大的國旗。我們走進中庭，那里已是人山人海。前面擺着用紅色檯布罩了的檯子，檯上列有書件。這後面是市長及議員的席次，有許多華美的椅子。着青背心穿白襪子的，贊禮的僮相就在那里。再右邊是一大隊的掛勳章的警察，稅關的官員，都在這旁邊。這對面排着許多盛裝的消防隊，還有許多騎兵、步兵、礮兵及在鄉軍人。其他紳士呀，一般人民呀，婦女呀，小孩呀，都圍集在這周圍。我們和別校的學生並集在一隅，旁有一羣從十歲至十八歲光景的少年，談着笑着。據說這是今天受勳章的少年的朋友，特從故鄉來與會的。市政所的人員多在窗口下望，圖書館的走廊上也有許多人靠着欄杆觀看。大門的樓上，滿滿地集着小學校的

女學生和面上有青面幕的婦人會員。全體情形，儼像個劇場，大家高興地談說，時時向着有紅氈的檯子地方望，看有誰出來沒有。樂隊在廊下一隅靜奏樂曲，日光明亮地射着在高牆上。忽然，拍手聲四起了。從庭中，從窗口，從廊下。

我翹起脚跟來望。見在紅檯子後面的人們已分爲左右兩排，另外來了一個男子和一個女人。男子更攜了一個少年的手。

這少年就是那救助朋友的勇敢的少年。那男子是他的父親，原是一個做石工的，今天打扮得很整齊。女人是他的母親，小小的身材，白色，穿着黑服。少年也白色，衣服是鼠色的。

三人見了這許多人，聽了這許多的拍手聲，只是立了不動，眼睛也不向別處看，儼相領了他們到檯子的右旁。

過了一會，拍手聲又起了。少年望望窗口，又望望婦人會員所居的廊下，好像自己不知在甚麼地方了。少年面貌略像可萊諦，只是面色比可萊諦紅些。他父母注視着檯上。

這時，在我們旁邊的少年的鄉友，頻向少年招手。或是輕輕地喚着『平平平諾脫！』(Pini)

Pinl Pinotl) 去引起少年的注意。少年好像居然聽見了，向着他們看，在帽子下面露出笑影來。

未幾，守衛把姿勢整頓了，市長和許多紳士一齊進來。

市長穿了純白的衣服，圍着三色的肩衣。他立到檯前去，其餘的紳士都在他兩旁或背後就坐。

樂隊停止了樂，因了市長的號令，滿場就肅靜了。

市長於是開始演說。在最初，大概是敘說少年的功績，不甚聽得清楚。到了後來，聲音漸高，語音遍布全場，已一句都不會漏去了：

「這少年在河岸見自己的朋友正將淹沒，就毫不猶豫地脫去衣服，跳入水去救他。旁面的孩子們想攔住他，說「你也要同他一處淹沒哩！」他不置辨，躍入水去。河水正漲滿，連大人下去，也要不免危險。他盡了力和急流奮鬥，竟把快在水底窒死的友人撈着，提了他突波而上。幾次要險遭溺下，終於鼓着勇氣，浮出到水面來。那種堅忍與決死的精神，幾乎不像是少年的

行徑，儼如大人救自己愛兒的時候了。上帝鑒了這少年的勇氣的行爲，就助他成功，使他將瀕死的友人從鱗魚窠裏救出，更因了別人的助力，終慶更生。事後，他泰然自若地回到家的，淡淡地把經過報告家人知道。

『諸君！勇敢在大人已是難能可貴的美德，至於在沒有名利之念的小孩，在體力怯弱，無論做什麼都非有十分熱心不可的小孩，在並無何等的義務責任，就使不做什麼，只要能瞭解人所說的，不忘人的恩惠，已足受人愛悅的小孩，勇敢的行爲，真是神聖之至的了。諸君！我不再說甚麼了！我對於這樣高尚的行爲，不願在這以上再加無謂的讚語！現在諸君的面前，就立着那高尚勇敢的少年！軍人諸君啊！請以弟弟待他！做母親的婦人們啊！請和自己兒子一樣地替他祝福！小孩們啊！請記憶他的名字，將他的樣子雕刻在心裏，永久勿忘！請過來！少年！我現在以意大利國王的名義，授與這勳章給你！』

市長就檯上取了勳章，替少年掛在胸前，又抱了他接吻。母親把手當了兩眼，父親把下頤垂下胸口來。